

一九八七年。
東北季候風肆虐著，秦南山林多雨。
游擊隊老戰士碧雲，帶著年輕戰士小真，全副武裝，從膠園運糧進山。她們倆裹著塑料布，在狂風暴雨中，艱難地爬上斜坡。碧雲攜的米糧約五十公斤，小真的也有四十公斤；塑料布充當雨衣，主要是蓋著米糧，蓋在頭上，可是滿臉還是濕淋淋的，又是雨水，又是汗水……

雨中行

如聲，響啦呼陣陣，雨風的林森
般水汨流逆如真，中其在人。浪海
，死壓樹大的下倒被能有時時，
！噬吞人把，鯨巨見遇裡海在如正

中發 (包)

近來年關將屆，除了日常購糧、運糧外，還加上要給大部隊辦年貨，工作非常忙碌。今早確實抽不出人手，指揮部就只派小真這新兵和她一同出村。碧雲自己已是小組長，三十六歲，從邊區上隊已有十多年了，帶著小真這妹妹，十七、八歲，膠農出身，因為在農村中鬧婚姻糾紛，男方威脅要殺她，被迫上隊。來到隊伍，她又眼年輕小伙子在哨站偷偷擁抱、親嘴，不太像話。若是在七十年代中，這是不夠格的，只是現在兵員短缺，條件也就降低了。碧雲覺得，只有這個妹妹跟著出發，在這連綿的陰雨季節，不免有些擔心。

傳說敵軍將進行圍剿。但是，碧雲估計不太可能，像這樣的大雨季，敵軍闖進森林，像沈入海底，什麼也撈不到，連直升機降糧都難。也許春節以後，天一大旱，農村的陸月霜開過了，跟著爆竹聲就來了。

工作忙，偏又是個多事之秋，上個月通知說：大部隊出了逃兵，一個叫阿祥的女戰士，與小隊長吵架，負氣攜槍出走，一時不明下落，於是，要民運單位用地雷封鎖與農村相通的所有道路。如果遇到，喊她不停，就開槍！碧雲認識阿祥，大會師時相處過。這是一個消瘦的、心緒壓抑的女戰士，因為有婦女病、獅身、脾氣古怪。但碧雲心想：遇到的話，頂多往天上鳴槍，實在下不了手……誰知，隔了兩三天，又通知說：阿祥擅自跑到二線戰場，在那裡被扣留，並押回大部隊處置了，接下去，免不了又一場大戰鬥。當下，剛剛鬆了一口氣，卻又傳說北區民運隊有一個幹部捲款逃跑，身上帶著幾十萬銖買糧的錢，趁著暴風雨之際，從農村中借來一架摩托車，跑到街上去了。於是，北區民運單位，只得連夜搬營轉移。今早出發，在路上休息時，小真就問道：「要是我們撞見那個傢伙，怎麼辦？」

「啞，北區那個捲款的逃兵囉。」

「已經逃到街上了。」

「要是還有、還有一個呢？不開槍？」

碧雲一時真答不上來，想想又說：「別的单位的人，不會跑到這麼遠來，這裡一爬上高頂，越過了五十三界碑，就是馬來亞的仁丹森林了，那裡荒無人烟。」

「……萬一呢？」

沈吟一陣，碧雲說：「那你聽我的，我開你就開！」

「好！」小真高高興興地答應著，其實她從來還沒有真槍實彈打過仗，有的只是每年一次的打靶，一槍也只扣四、五環。

「走吧！」碧雲起身來，開跑了。她心裡想著的是：對著那種審判之馬，真要狠狠開！……她一抬頭，望見農村方向，已是一片黑壓壓的烏雲，時有閃電。

她們到了農村。在這種瀉水天，村裡沒有人，膠農都到街上去了。

她們到一處香蕉叢裡，把暗藏的米糧拉出，各自裝了一袋，用了中餐後，各自又往水壺滿滿的裝了清水，就揹上背包走了。正當跨入森林，大雨就鋪天蓋地而來。

「小心！」碧雲往回喊了一聲。

「哎。」小真答應著，喘著氣往上邁。

於是，一前一後，在呼啦啦的雨聲中上坡。

上到山腰（俗稱半排），在運糧路上走著，比較輕鬆了。可是雨愈來愈大，簡直是傾盆而下，只有一米半見方的塑料布，軍裝早已濕透了；右手把卡賓槍護在胸前，背上壓著重負，也走得好艱難。前頭一片迷濛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迷山。

實在不得已，只好違反平日衝校疾走的習慣，時時回頭呼叫小真，但在林中的聲浪裡，也不知道對方是否聽見。彼此相距二十多碼，也許小真還太稚嫩，在這大風雨中難免有些恐懼感，步伐漸漸慢下來……

雲
入
中
行

森林的風雨，陣陣呼啦，聲如海浪，人在其中，真如逆流泗水般，時時有可能被倒下的大樹壓死，正如在海裡遇見巨鯨，把人吞嚥！

小真靠在山壁邊喘一喘氣，高聲喊碧雲，但也沒聽到回應。心想：這裡要是膠園多好，不遠就會有膠棚可以避一避……

遠處傳來「轟」然一聲，她才猛然想起要提防倒樹。戰士被壓死的，已經不只一個，兩個了。

正想著，開跑了幾步，果然前頭「叭」的一聲巨響，「莎」的一下，一個大樹樑「轟」然砸了下來，好險……小真閃得大猛，右腳踩空，連人帶包，跌進山坳。等到艱

難地爬起來，才發現旁邊的旱溝，早已是一個小瀑布了，剛才要是再往下跌，背上的米糧就「泡湯」了！顧不上滿身的污泥，又掙扎著爬上半坡，已實在喘不過來，要是再有大樹壓下，也只好聽天由命了！

小真鎮定一下自己，亦步亦趨地往前走，前面一片迷濛，已經看不清運糧路在哪裡了。……糟啦，迷山啦！於是更拚命呼叫碧雲，碧雲，可是，沒有回應，或是回應了，也根本聽不見。

碧雲掃開枯葉，悄悄轉入秘密小路時，稍稍等了等小真，以為她隨後就到。她把背包靠在大樹下歇一歇，啊，好冷啊！……誰知，二十分鐘過去了，半

個小時過去了，怎麼小真沒有來？心裡一驚：「會不會逃兵？」當下嚇得連忙把背帶脫下，用塑料布蓋密，此時，再也不覺得冷了，忘了一切，冒著雨回頭去找小真。喊來喊去，沒有回應。

「小真沒有跟來！……」她回頭走，一見路上大樹樑壓在底下，失聲驚叫。她四下細一看，什麼也沒有。她四下看看，在暴雨中也看不見路痕，也看不見腳印。心想不妙，立即回頭，也顧不上那袋白米了，衝著奔回營房，拍了拍手，作爲訊號，一進營房，先到指揮部報告。老指揮員立即把剛剛運輸回來的年輕戰士召集了來，發動他們去尋找。

這時，有人發了牢騷，或怪碧雲沒帶好兵，或怪小真太「水貨」。

各人穿上雨衣出發，都帶了手電筒；那帶頭的小隊長，還帶了一條塑料繩，也沒說清楚是不是綁人用的。碧雲只管先出哨站去，冒雨把那包米運了回來，隨後也跟了出去，心頭還是七上八下的……

天已完全暗下來了，也許是過了一個多小時，哨站有訊號聲，渾身汗泥的小真，一邊哭著，一邊高聲辯解道：「我不是逃兵，我不是逃兵！」她那包米，已由別人揹著。她說：「一下大雨，前頭有大樹樑打下來，我閃避了一下，跌進山坳，爬起來又迷山；碧雲已走遠了。我在林中亂兜，喘得再也走不動了，只好坐下來……」

誰說我是逃兵？我死也不會當「半路鬼」！

「好，好！」碧雲跑過來拉小真的手，安慰道：「回來就好。我回頭找不到你，緊張啊……」

「我不是逃兵！」小真站在課堂中間，執拗地高聲說。碧雲又說：「沒有人說你是逃兵。」

她指著那幾個男同志說：「他們還怪我害到他們沒得休息！」她又指著小隊長手上帶著的那條塑料繩：「那是……」

這時，炊事員送來了一煲滾熱的薑湯，各人都自己去舀。只是小真站著一動不動。碧雲從小真的子彈帶邊，抽出飯格，給她添了一碗：「喝吧！」又再安慰道：「都怪我

做得不夠。」

小真含著淚，瞪了她一眼，不知是感激，還是怪怨。外邊的雨，還是嘩啦啦下個不停。

(寓於泰南)